



* 傳統曲藝 *

武松傳

宮欽科整理

春風文藝出版社

·傳統曲藝·

武松傳

宮欽科整理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59年 沈阳

武 松 傳

宮欽科整理

☆

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沈阳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1/16印张·40,000字·印数：1—30,000 1959年4月第1版
1959年4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T10158·13 定价(5)0.13元

目 录

五虎庄	1
景阳冈	10
杀 嫂	18
十字坡	24
五龙堂	35
蜈蚣岭	45

五 虎 庄

大宋徽宗坐汴梁，
狼烟滚滚动刀枪，
昏君无道废朝政，
奸臣当权乱朝纲。
内有高俅篡朝政，
蔡京杨俊怀不良。
贪官污吏满州府，
黎民百姓遭灾殃。
人民走投无有路，
纷纷起义占四方。
河南大王叫方腊，
河北田虎自为王，
淮西省反了个公子叫王庆，
梁山坐下名宋江。
梁山一百单八将，
一个倒比一个强。
军师吴用计谋广，
卢俊义、关胜刀法强。
云游道士公孙胜，
母夜叉名叫孙二娘。
各位英雄不细表，
单说好汉武二郎。
家住广府清河县，

离城十里孔宋庄。
爹爹本是武员外，
府县知名武振芳。
妈妈她是路门女，
庄里人称路三娘。
老两口没生三男和二女，
只生了兄弟两儿郎。
一母所生亲哥俩，
一个软弱一个刚强。
刚强的叫武松排行老二，
软弱的起名武大郎。
武大郎不满五尺小矮个，
武松身高丈二长。
武大郎爱做小买卖，
武松在后花园里练刀枪。
演的是几套枪法几路棍，
鞭剑锤抓钩链枪。
软硬工夫全学会，
外练一手铁巴掌。
这一天，武松花园正习武，
忽听墙外闹嚷嚷：
老张回头叫老李，
老赵忙喊二老王：

“东岳庙会真热闹，
今年更比往年强。
每年庙上一台戏，
今年是四台大戏占四方。”

“往年庙上断私赌，
今年开了官赌场。
宝局打了六里地，
天九单子四里长。
骰碗就在大街摆，
另外还有摇单双。”

“人人都说庙会好，
报单贴满各城乡。”

“十年难逢金满斗，
你我都去逛一场。”
武松一听心欢喜，
急忙放下手中枪。
进屋忙把哥哥叫：

“有事和你来商量：
听人说东岳庙今天赶大会，
兄弟我想去逛逛。
一来无事散散闷，
二来看看老街坊，
三叔二爷全看到，
捎带瞧瞧李大娘。
你要没钱我空手去，
有银子就给我拿几两。”
武大郎闻听武松要赶会，
急忙上前拉衣裳：

“好兄弟，你要渴了我烧水，
你要饿了吃干粮，
你要乐了咱唱戏，
你要闷了练刀枪。
初生牛犊不怕虎，
你知道东岳庙那是啥地方？
三年前那叫东岳庙，
如今变成了五虎庄。
早先是张家王家当会首，
今年是李家五虎包了庄。
那李家五子好霸道，
一个一个赛皇上：
老大名叫催命鬼，
老二名叫活阎王，
老三名叫破箴籬，
老四名叫不漏汤，
老五是半拉鼻子一只眼，
人送外号瞎炮仗。
别看模样长的丑，
练成一手好刀枪。
家有好地两千晌，
新盖了二百多间大瓦房。
东京城里学过打，
汴梁市上摆标行。
勾结官府气势大，
横行霸道逞豪强。
家里修着金鑿殿，
东西配着两朝房。

三六九日早登殿，
坐在上面装皇上。
打手养活七八百，
一說打仗都圍上。
人家好地他強種，
人家好馬他騎上。
誰家姑娘長的好，
拉到家里就拜堂。
媽媽去把姑娘找，
他拉住就叫丈母娘。
你要願意兩拉倒，
不願意給你几巴掌。
人家城里去告狀，
他差人等在半路上，
殺人滅口下毒手，
劈心一刀大開膛。
不記着哥哥前年去趕會，
身上背着干糧箱。
一箱干糧被搶淨，
要錢還挨几巴掌。
兄弟你來看一看，
腰上還貼着膏藥好几張。
往年庙会就够大，
今年還比往年強。
有七里長的鐵貨市，
八里路的木料行。
東北角上賣鋤頭，
西北角上賣雜糧，

正南是杈把笞帚二十里，
正北十里騾馬行。
當中搭着刀山架，
爬刀山是個大姑娘。
龍燈、獅子翻花樣，
踩繩跑馬耍刀槍。
四台大戲對着唱，
一台都比一台強。
東台是河北梆子戲，
西台是山東娃娃腔，
南台唱的是粵劇，
北台是西皮和二簧。
七十二行買賣廣，
南北名菜格外香。
人參珠寶玉器店，
蘇杭二州綢緞莊。
金店銀店首飾店，
白藍大布有發行。
這買賣都是李家五虎說了算，
誰不拿稅就遭殃。
有一個賣梨的沒交稅，
痛打一頓踹了筐；
有一個賣燈罩的沒拿稅，
几拳打個淨淨光；
有一個賣豆腐腦的沒報稅，
摔了扁担砸了缸；
有一個賣茶水的沒上稅，
砸了壺碗扒衣裳。

兄弟你好打抱不平，
一見更是气得慌。
什么地方都好去，
赶会上庙不妥当。”
武松聞听心好恼，
无名大火上胸膛。
两道黑眉皺几皺：
“哥哥你說話太窩囊！
人家都是男子汉，
咱們在家裝姑娘，
人家都能吃干飯，
咱們就得喝米湯！
什么叫做五只虎，
山中无虎狗为王！
他不給錢我去要，
点火放放瞎炮仗！
‘不漏湯’叫他把湯漏，
‘活閻王’打成死閻王。
他們要改邪归正學了好，
一笔勾消无話講；
他們要搶男霸女不務正，
我給五虎改改行！”
武大郎听說打五虎，
渾身吓的直篩糠：
“好兄弟，常言道个人自扫門前
雪，
休管他人瓦上霜。
五虎如今势头大，

碰了一定遭禍殃，
会上撞見兄弟你，
准得多挨几巴掌。
双拳难把四面擋，
你单人独馬要受伤。”
武松气的青筋暴：
“哥哥你說話不在行！
要斗就跟光棍斗，
叫他打死也值当。
不是兄弟夸海口，
叫他五虎变綿羊！”
武松說着打开柜，
渾身上下換衣裳。
六棱壮帽头上戴，
英雄花一朵插耳旁。
上身穿上英雄氅，
英雄带一条系腰上。
兜襠滾褲打裹腿，
抓地虎快靴穿一双。
打个箭步朝外走，
庙上惹下禍一場。

好汉武松出了庄，
順着大路走慌忙，
走过三里桃花店，
走过五里杏花庄。
赶会的人来人往如潮水，
你来我往乱嚷嚷，

也有男来也有女，
也有老太太与姑娘。
姑娘要买絲絨綫，
老太太要买棒槌捶衣裳，
小学生要买紙和笔，
庄稼人要买木锨把場揚。
武松来到會場上，
手搭凉棚細端量：
山門一对石獅子，
旁边有座土地堂。
門上金匾光亮亮，
庙会規章貼滿牆。
头重殿站着哼哈二將，
二重殿風調雨順四天王，
八大金甌排左右，
韦馱菩薩站中央。
赶會的人山人海擠不動，
走起道來膀靠膀。
擠的胖子呵呵喘，
擠的瘦子直叫娘。
果真是四台大戲對着唱，
一台更比一台強。
头出唱的“大登殿”，
二出是“包公陳州去放糧”，
三出唱的“卧龍崗”，
四出唱的“送京娘”。
台下拉着一條繩，
男東女西列兩旁。

武松剛剛站住脚，
過來个老头直嘟囔：
“我剛把牲口赶進廟，
就碰上李家五虎瞎炮仗。
他看我的牛羊胖，
不分大小收了庄。”
武松聞听哈哈笑：
“老大爺運氣真正強。
收庄倒比零賣好，
整錢更比零錢強。”
老头一听把眉皺，
咳声叹气泪汪汪：
“你要再說風涼話，
我得回家去懸梁。
今天去算牲口賬，
開口先罵我的娘。
他說前晚溜了馬，
昨天夜里又跑了羊。
說我拐走他家馬，
我的羊拐了他的羊。
要不看我年紀大，
還要掘起送公堂。
可惜我本錢三千六，
這一回鷄飛蛋打溜溜光！”
武松越听越來气：
“老大爺，我替你要回牛和羊！”
老汉一听害了怕，
急忙伸手拉衣裳：

“我搭上銀子是小事，
你別把性命再搭上！”
武松說：“大爷不要怕，
你領我去找瞎炮仗。
不怕他三个脑袋九只眼，
不怕他六只胳膊仨脊梁，
不怕他橫长鼻子豎长眼，
不怕他眼睛长在脑袋上。
武松这里正講話，
西南角連响三声老火枪。
前边走來刀斧手，
后边打手排成行，
当中过来一匹馬，
上面坐着瞎炮仗。
別看他模样长的丑，
穿戴可倒挺漂亮：
歪戴帽子斜瞪眼，
反穿馬褂露胸膛，
平罗褲子招金縫，
塌拉福字鞋一双。
手拿杭州洒金扇，
不住地呼打呼打搧风凉。
坐在馬上張大嘴，
唱着鶯鶯和紅娘。
男子堆里他不走，
妇女群里乱晃蕩。
往东靠倒一大溜，
往西挤跑一大帮。

瞅瞅这个小媳妇，
看看那个大姑娘。
二嫂回头喊大孀，
五妹手扯李大娘。
快点走來快点走，
庙上人多挤的慌。
瞎炮仗一听呲牙笑，
油腔滑調开了腔：
“他怎么挤你不挤我，
还是你小模样长的比我强！”
妇女們一听忙躲閃，
瞎炮仗快走几步又跟上。
走着走着一扭臉，
噢！这个姑娘长的强：
多說能有十八九，
少說十七准硬帮；
上寬下窄瓜子臉，
一双眼睛水汪汪，
元宝耳朵分左右，
八宝銀环鍍金鑲，
一头青絲如墨染，
鬢角斜插秋海棠，
玉米銀牙櫻桃口，
粉嘟嘟的臉蛋紅腮帮；
身穿蝙蝠綉花袄，
紅緞子綉鞋花滿帮，
綉花合包胸前挂，
手拿汗巾綉鴛鴦。

瞎炮仗越看越高兴，
走上前拉住手腕开了腔：
“大妹子，六月三伏来赶会，
看戏不怕热的慌？
你渴不渴来饿不饿？
端盘包子你尝尝。
你要不渴也不饿，
跟我回家去拜堂。
咱俩拜堂有一比，
好比织女配牛郎。
拜完花堂人客散，
咱夫妻二人入洞房。
跟我回家遭不了罪，
管保你全家老少有福享。
皆因我生来就有天子命，
杀了宋王我就是皇上。
我面南朝北坐了殿，
封你正宫当娘娘。
你的哥哥是国舅，
你的爹爹是国丈。”
姑娘吓的直劲哭，
低头不语脸色黄。
武松这里气炸肺，
大罵一声：“瞎炮仗！
你赶快给我撒开手，
不撒手给你两巴掌！”
瞎炮仗闻听一扭脸，
哟！这个大个长的长！

凜凜身材有丈二，
膀大腰圆赛金罍，
胳膊好象两架橛，
两条大腿似房梁，
巴掌足有簸箕大，
十指一伸棒槌长，
脑袋瓜子赛柳斗，
两眼一瞪象铃铛，
肚大腰粗有两摞，
对招多粗的脖子腔。
瞎炮仗说：“你要逛庙好好逛，
不用你多管闲勾当。
你拿我当了哪一个？
我是这里镇地王！”
武松一听更来气，
罵声：“混賬的瞎炮仗！
你家也有姐和妹，
哪人沒有爹和娘！
为什么男子群中你不走，
妇女堆中乱晃蕩？
你要出来两拉倒，
不出来我叫你轉世投胎另找娘！”
瞎炮仗说：“爷們行里不愛去，
我嫌那里挤的慌。”
武松说：“怕挤你别来赶会，
回家坐在炕头上！”
瞎炮仗说：“偏偏偏来爱爱爱，
沒挤着你家的大姑娘！”

我的事情你管不了。”

武松說：“爷爷爱管这一桩！”

瞎炮仗說：“你張口就是爷爷輩，
剩下孙子誰来当？”

武松說：“我生来就是爷爷輩，
剩下孙子叫你当！”

瞎炮仗說：“你为何張嘴說話那么
臭？”

武松說：“你的嘴里有麝香？”

瞎炮仗說：“你为啥說話不講理？”

武松說：“講理拉人家大姑娘！”

一句話堵住瞎炮仗嘴，

忙解腰带脫衣裳：

“大个子，你是要打架，
給你点辣的你尝尝！”

武松說：“做小买卖我无本，
要說打架我收庄！”

两个人越說越恼要动手，
惊动了赶会的众老乡。

老張回头叫老李，

老赵过来拉老王。

看熱鬧的齐圍上，

四面八方似垛牆。

瞎炮仗一見人圍滿，
再不动手臉无光。

上前使了个通天炮，

武松閃身躲一旁。

瞎炮仗下边又使扫堂腿，

武松双足一跳沒扫上。

順水推舟使个双风来貫耳，

瞎炮仗黑虎搖頭躲的忙。

武松脚下飞起鴛鴦腿，

瞎炮仗快打迟还着了慌，

旱地拔葱往上跳，

蹭！来了个鯉魚打挺大跳梁。

武松拳脚变花样，

东倒西歪好似醉金罍。

瞎炮仗看了不相識，

以为是武松打輸着了慌，

狠狠的只顧朝前撞，

好似一只瞎眼狼。

武松拳头在眼前晃一晃，

瞎炮仗哪里有提防。

冷丁一掌鳳凰眼，

底下单錘搗胸膛，

脚下飞起鈎連腿，

把瞎炮仗踢倒地当央。

赶上前，使个張飞大騙馬，

正騎在瞎炮仗的脖子上。

武松这回得了勁儿，

騎着脑袋捶脊梁。

打一拳来問一句：

“誰叫你庙里来称王？

誰叫你霸占人家好田地？

誰叫你强拉人家大姑娘？

誰叫你橫行霸道收捐稅？

誰叫你大天白日搶牛羊？”
瞎炮仗哪顧來回話，
直勁的唉喲唉喲直喊娘！
眾人一見哈哈笑：
“對！揍死他也不冤枉！
光用拳打不解恨，
趁早給他大开膛。”
武松抓起兩腿一使勁兒，
瞎炮仗大嘴一咧見閻王。
武松打死瞎炮仗，
廟上立刻亂了行：
催命鬼氣的嗷嗷叫，
活閻王哭的淚汪汪，
破箠籬氣的臉發紫，
不漏湯急的直嚷嚷：
“今天咱不給老弟把仇報，
趁早離開這地方！”
四位哥哥抄傢伙，
要給五弟報冤枉。
頭匹馬坐着催命鬼，
二匹馬坐着活閻王，
三四馬坐着破箠籬，
四匹馬坐着不漏湯。
炮响三聲發人馬，
打手跟着一大幫，
長的杆子短的棍，
明晃晃亮着刀和槍。
翻江倒海往前涌，

圍住武松罵開腔：

這個說：“爷爷我叫催命鬼。”

那個說：“爷爷我叫活閻王。”

這個說：“爷爷我叫破箠籬。”

那個說：“爷爷我叫不漏湯。”

武松說：“四个孙子都站穩，

爷爷給你們改改行！

別說你們五只虎，

十个我今天打五双！”

說着使了个通天炮，

催命鬼急忙躲一旁，

反過來大鵬展翅把手亮，

武松黑虎偷心奔胸膛。

催命鬼逞強沒防備，

正好搗在肋巴上。

拳头用了六分勁，

催命鬼受了十分傷，

往後倒退七八步，

撲咚倒在地當央。

肋條斷了四五根，

唉喲一聲見閻王。

武松使完通天炮，

上來老二活閻王。

武松這邊一回手，

啪！一掌打在腦門上，

活閻王兩腿一蹬沒了氣，

腦漿崩裂一命亡。

老大老二喪了命，

老三老四着了忙，
两人齐上抱大腿，
使了个黑狗大鑽襠。
他俩光想坏心眼儿，
哪知道武松早就有提防，
使出个騎馬蹲襠式，
夹住脖子騎脊梁。
这只手抓住破箊籬，
那手扭过来不漏湯，
两个脑袋一块碰，
管你漏湯不漏湯！
碰上沒有三五下，
双双一同見閻王。
众打手拿出吃奶的勁儿，
黑压压一片往上闖。
武松使了个鬼推磨，
好象猛虎赶綿羊，

往前一扫一大片，
往后一掄一大帮。
打得恶徒嫌腿短，
呼天喊地叫爹娘，
个个魂飞九天外，
死的死来伤的伤。
武松打死人不少，
怕打官司无主張，
有心回到清河县，
怎見哥哥武大郎。
低头一計有有有，
好汉做事好汉当，
粉壁墙上留名姓，
然后远走奔他乡。
要知武松到哪去，
且听下回景阳岡。

(張煥口述)

景 阳 岡

武松东岳庙打死五只虎，
远走高飞奔他乡，
柴家庄上投柴进，
兄弟結义拈了香。
哥两个白天大街去游逛，
夜晚花园練刀枪。
这一天，武松动了思乡念，

想看哥哥武大郎。
柴进拿来大褥套，
装满了春秋四季好衣裳；
雪花白銀五十两，
预备一路飲酒浆；
递过一根大哨棒，
准备路上把身防。

辞别柴进奔清河，
迈步离开柴家庄。
时逢八月好天气，
秋风过处树叶黄，
朵朵白云如棉絮，
大雁南飞排成行。
武松奔家走的快，
前行来到景阳冈。
他知道过了高山是阳谷，
心里一阵喜洋洋。
看太阳天到晌午人稀少，
直觉得口干舌燥饿的慌。
一边走着抬头望，
面前闪出一村庄。
走进庄来留神看，
路北有座酒店房，
高搭酒楼有丈二，
风摆酒幌直晃荡，
酒幌上面有行字，
写的是“三碗不过冈”。
门口贴着一副对，
字字行行写的强，
上联是“闻酒三分醉”，
下联是“开坛十里香”。
武松连说：“好奇怪，
这是为的哪一桩？
不用人说了，
一定是夸他酒好有力量。

常言说卖瓜的不说他瓜苦，
卖酒的都夸他酒强。”

武松迈步进酒馆，
一股酒气扑鼻香。
哨棒忙往墙上靠，
包袱放在桌子上，
喊了声：“拿酒来！”
好似霹雷击店房：

只震得墙上唰唰直掉土，
只震得酒店房子直晃荡，
只震得酒缸撞墙嗡嗡响，
只震得窗纸破了好几张。
掌柜听了吓一跳，
上下打量武二郎。
哪里来的大个子，
坐着比人家站着长，
站在那里象座塔，
蹲在那里象面墙；
鼻高额宽英雄相，
手粗膀圆有力量。
壮士棱帽头上戴，
有个疙瘩安顶梁，
身穿着紫红窄袖袄，
十字絆在肩膀上，
黄绦带子腰中系，
油绿色裤子大甩裆，
黑缎子腿带扎脚脖，
足登牛皮鞋一双。

坐在那里挺起胸，
二目閃閃放寒光。
掌柜看罢心暗想：
这主是干哪一行？
壮壮胆上前施一礼，
說声：“好汉不用忙，
你老要吃什么酒，
吩咐一声就燙上。
状元紅，葡萄綠，
酒菜頂数牛肉香。”
武松說：“切上二斤熟牛肉，
来三碗好酒我尝尝。”
掌柜端来三碗酒，
拿上筷子整一双，
香噴噴的熟牛肉，
足有二斤还硬棒。
随手給他篩一碗，
一仰脖咕嘟咕嘟喝个光。
連說：“这酒真不錯，
越喝觉着味越香！”
一連喝下整三碗，
牛肉吃个溜溜光。
开口又把掌柜叫：
“再来几碗好酒浆！”
掌柜說：“你要牛肉这里有，
要酒不能再給装。”
武松聞听心生气，
手拍桌子叫开腔：

“你这个店家真奇怪，
为什么只卖三碗就不装？”
掌柜說：“好汉你先別生气，
有个理由我講講：
別看我的門面小，
就是专造好酒浆。
凤凰聞酒双展翅，
野鳥聞酒变凤凰，
八位神仙来吃酒，
店房醉倒整四双。
吃了三碗包你醉，
多喝一口沒法搪。
从打开張好几輩，
沒見過連喝三碗好酒量。
前十年有人喝了两碗半，
醉倒七天沒起床，
七天八夜沒睡醒，
險些一命見閻王。
因此才写酒幌子，
自称‘三碗不过岡’。”
武松說：“瞪着眼睛說瞎話，
我就不信这一桩！
喝了三碗也沒醉，
再来一坛有何妨！
我是向来酒量大，
看見好酒饑的慌，
三碗两碗不过癮，
惹的嗓子直痒痒。

你別在這多廢話，
快快過去把酒裝！”
掌柜說：“別看這時你沒醉，
一出門就知酒量強。
我这酒一名叫做‘出門倒’，
又名還叫‘透瓶香’。
你要喝醉摔在地，
誰能夠扶起你这汉子王。”
武松說：“要叫人扶非好汉，
我再喝你一大缸。
你再說個不裝酒，
我砸你的大酒缸！”
掌柜吓的朝后退，
沒法只好把酒裝，
轉身又拿酒三碗，
武松三口又喝光。
一連喝下六碗酒，
說話嗓門更豁亮：
“掌柜的，什么叫三碗不過岡，
趕快過來把酒裝！”
掌柜吓的嚇得戰，
舌头伸出半尺長：
“爷爷，請你行个好，
你的酒賬我候上。”
武松說：“你是怕我喝醉了，
沒有銀錢把你誑。”
一伸手掏出碎銀一大把，
嘩啦啦放在桌上明晃晃。

掌柜說：“好汉吃醉別心疑，
我怕你喝多人受傷。”
武松說：“只要不攔蒙汗藥，
再喝多点也无妨！
我有銀錢你有酒，
公平交易兩便當！
你的好意我領情，
喝不過癮饞的慌。
开店別怕大肚漢，
再說給你几巴掌！”
掌柜一听吓破胆，
哆哆嗦嗦把酒裝。
武松一連喝了十八碗，
六盤牛肉都吃光。
背起包袱往外走，
掌柜跑出拽衣裳。
武松这里一回头：
“哎！这是为的哪一桩？
我又不欠你的賬，
为什么追來趕去扯衣裳？”
掌柜說：“我問好汉上哪去？”
武松說：“今天要過景陽岡。”
掌柜一听忙摆手，
扯住武松看太陽：
“眼瞅日頭就要落，
勸你明早再過岡，
湊上伙伴七八個，
全都帶上刀和槍。”